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遼去帝初自燕都遷居聖德神統北朝皇極盛在茲茲瑞雲瑞雲瑞雲

宋紀一百三十八

起昭陽協洽正月盡開逢
津灘九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諱昚太祖七世孫也初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

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諱令諱生子解是爲秀

州官舍命名伯琮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

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後嘗感異夢密

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于

宮中三年二月賜名璵五年六月聽讀資善堂十

二年正月封普安郡王三月出閣就外第三十年

二月癸酉立爲皇子夏名璿丙子進封建王三十

二年五月甲子立
爲皇太子改名昚

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歲

如之立武臣薦舉格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之士三

人謀略沈雄可任大事寬猛適宜可使御眾臨陳驍勇

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巧可治器械已

上五等令會立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通習典章可掌

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寄諳曉財計可裕民力持身廉

潔可律貪鄙詞辨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

觀察以上薦舉被舉之人成立功效舉官取旨推賞敗

事亦加責罰既而殿中侍御史胡沂上言陛下注意將

臣然武舉唱第名在一二者固蒙褒擢餘皆任以權酷

征商之事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左衛長
史歷爲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中武藝人竝赴陝
西任使又武舉中選人或除京東抵賊或邊上任使或
三路沿邊試用或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請取近
歲應中武舉之人分差沿邊備使從之 自建炎以來
居位者往往不修職事而朝廷姑息莫知所懲國子司
業王十朋極言其弊之當革且論人主之大職有三任
賢納諫賞罰是也帝嘉納 以知饒州胡銓爲祕書少
監銓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
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

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請於
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
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請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
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從之 樞密副都承旨龍
大淵帶御器械會觀皆潛邸舊人欲擅利權數言國用
當加省察於是帝數以手詔詰戶部錢穀出入之數戶
部侍郎周葵上言陛下新卽大位勞心庶政臣下傾聽
謂有咨詢必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財利是稽此不
獨陛下未得治道之先務慮必有小人熒惑聖聰欲售
其私者不可不察也帝爲之色動 庚子以史浩爲尚

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
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爲江淮宣撫判官
丙午誅殿前司後軍謀變者 戊申詔禮部貢院試
額增一百人 壬子金遣客省使烏居仁賞勞河南軍
士 吳璘奉班師之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
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
至是復詔璘進退可從便宐而璘已棄德順還河池金
人乘其後璘軍亾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
哭聲振原野于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

軍皆復爲金取 二月壬戌朔用史浩策以布衣李信甫爲兵部員外郎齎蠟書間道往中原招豪傑之據有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 甲子金命太子少詹事楊伯雄等廉問山西路 庚午金主謂宰相曰澤州饑民流散可移于山西富民贍濟仍于道路計口給食 己卯賑兩淮流民及山東歸正忠義軍 庚辰金太保都元帥完顏昂薨金主輟朝親臨奠賻贈甚厚昂自從太祖開國累著功績在正隆時縱飲沈酣輒數日不醒廢主亮聞之嘗面戒不令飲得閒輒飲如故及金主卽位昂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

氏廢主亮之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我本非嗜酒者
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遭遇明時正
當自愛是以不飲昂睦於兄弟尤喜施予親族有貧困
者必厚給之或以子孫計爲言荅曰人各有命但使其
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 癸未同知樞密院事黃
祖舜罷 丙戌金趙景元等以亂言伏誅 庚寅逐秦
檜黨人仍禁輒至臨安 金東京僧法通以妖術亂眾
都統府討平之 三月壬辰朔金左副元帥赫舍哩志
寧舊倫乾石烈志寧今改遣人索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致
書於張浚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

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會兵相見浚復以書曰疆場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先是金人聲言取兩淮浚請以兵屯盱眙及泗濠廬州備之志寧遣富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侵計 癸巳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卽位召爲中丞次膺疾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 丙申金中都以南八路蝗詔尚書省遣官捕之 壬寅陳康伯上欽宗陵名曰永讞 金命戶部侍郎魏子平等

九人分詣諸路明安

舊作猛安今改

穆昆

舊作謀克今改

勸農及廉問

詔臨潢漢民逐食於會寧府濟信等州

乙巳詔求遺

逸 丁未詔修太上皇帝聖政 己酉參知政事張燾

罷初剽度除右諫議大夫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因奏

潛邸舊僚宣召當有時蓋為龍大淵會覲言也至是遂

上疏劾大淵覲輕佻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

出則陪廟堂之議搖唇鼓舌變亂是非凡皇闈宴昵之

私宮嬪嬉笑之語宣言於外以自夸大至引北人孫照

出入清禁為擊毬胡舞之戲上累聖德望亟賜黜逐又

因進故事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

蓋公義不勝私欲耳反覆數百言尤爲切至於是詔大淵除知閣門事覲權知閣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顧進之何面目尚爲諫官乞就貶黜中書舍人張震繳其命至再侍御史胡沂亦論兩人市權招士請屏遠之以防其微不報給舍金安節周必大不書黃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此兩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爲人鼓扇議論羣起太上時安敢爾於是安節必大退而待罪會張燾入對欲以兩人決去就帝問所從聞燾曰聞之陸游帝曰游反覆小人已得罪行遣矣燾謝曰臣聽言

不實罪也遂罷政是日安節必大再奏乞竄責不許必
大入謝帝曰朕察卿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時
宰輔臺諫合辭以爲兩人當去故帝有朋黨之疑庚戌
度改權工部侍郎乙卯震出知建寧府帝復申兩人知
閣之命必大格除目不下史浩以聞越三日不獲命遂
請祠去兩人之命亦寢 庚戌金免去年租稅 夏四
月辛酉朔金右副元帥完顏思敬召還京師授北京副
守 丁卯金平章政事完顏固雲舊倫設英今改罷爲東京副
守固雲宿將恃功先在南京頗瀆貨不恤軍民詔使問
以邊事固雲不荅謂詔使曰爾何知俟我到闕奏陳及

召入竟無一語及邊事者在相位多自專己所欲輒自奏行之故罷 先是金戶部尚書梁鈇上言大定以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眞偽相雜請一切停罷參知政事李石買已停之支帖下倉支粟倉司不敢違以新粟與之金主聞其事以問鈇鈇不以實對金主命尚書左丞翟永固鞫之得實鈇降知火山軍石亦坐貶會御史大夫白彥敬罷以石代之 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敵退則論賞以邀功敵至則斂兵而遁迹

致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亾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爲內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亾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謀南侵當及其未發備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江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搆虹縣壁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趣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趣虹縣王申賜禮部進士木待問以下

五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 乙亥王之望罷 壬午詔
戶部臺諫議節浮費 乙酉金賑山西明安穆昆貧民
給六十日糧 是月金人拔環州守臣強寬及其弟震
死之 金東京畱守完顏固雲遷延未行自以失相位
忿忿不接賓客雖近臣往亦不見金主聞之怒改爲濟
南尹召數之曰朕念卿父有大功於國卿舊將亦有功
故改授此職卿宜知之若復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
不能保也 五月辛卯朔金右丞相布薩忠義朝京師
遂以丞相兼都元帥旋還軍中 乙未金主以重五如
廣樂園射柳命皇太子親王百官皆射勝者賜物有差

復御常武殿賜宴擊球自是歲以爲常 辛丑命左右
史曰更立殿前 壬寅張浚渡江視師 李顯忠自濠
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背顯忠約用拐子馬
來拒顯忠與之力戰琦敗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
德意不戮一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踵時邵宏淵圍虹
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富察特默
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
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
琦亦降于顯忠 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于宿
州 乙巳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史浩罷浩見邵宏淵出

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
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因奏言陳
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張浚銳
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罷
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姦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
君訕上帝爲出浩知紹興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
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遂改與祠太府丞史正
志與浩異族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宜
黜之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浩與龍大淵門盜弄威福
十朋疏其罪皆罷去 追復司馬康右諫議大夫 丙

午李顯忠兵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眾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逾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數千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旣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金人恃騎射夏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屢敗都元帥布薩忠義豫選勁弓萬張於別庫至是使

發汴庫所貯勁弓給赫舍哩志寧軍 丁未以辛次膺
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洪适同知樞密院時符離之捷日
聞次膺手疏千餘言請加持重 辛亥天申節帝率羣
臣詣德壽宮上壽自是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
樂禮部侍郎黃中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
除服春秋君弑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况
今欽宗實未葬也而可遽佯樂乎事遂寢 金夏定出
征軍逃亾法尙書省請籍天德間被誅大臣諸奴隸及
從幹罕舊倫高幹今改亂者爲軍金主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蘇
而復發軍非長策不聽 壬子欽宗大祥帝服衰服詣

几筵易祥服行祥祭禮 金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以

精兵萬人自睢陽攻宿州李顯忠擊卻之金貝薩

舊倫字撤

改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晨薄城下列大陳顯忠與

之戰貝薩退走旣而益兵至顯忠謂邵宏淵并力夾擊

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眾曰當

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之下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

乎人心遂搖志寧麾諸軍力戰萬戶瓜爾佳清臣

舊倫夾谷

清臣今改爲前行毀顯忠所設行馬短兵接顯忠軍亂金兵

乘之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噪與邵世雄勦旣各

以所部兵遁世雄宏淵之子也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

李彥孚亦遁顯忠敗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
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
枕爭城門而入門填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金兵自
濠外射之多墜死墮閒突丑金人乘虛復攻城顯忠竭
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尸與羊馬牆平城東北角金兵
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士所執斧斫之金兵
始卻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
帥可擒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不返恐不
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
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遁志寧取宿州甲寅使清

臣等躡之追至符離宋師大潰赴水死者不可勝計金人乘勝斬首四千餘級獲甲三萬於是宋之軍資殆盡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剽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金以北京畱守完顏思敬復爲右副元帥中都蝗命參知政事完顏守道按問大興府捕蝗官 丁巳以富察特默爲大同軍節度使大周仁爲彰國軍節度使蕭琦爲威塞軍節度使 是月成

都地震三 六月庚申朔日有會之 金以刑部尙書

蘇保衡爲參知政事

攷異金史蘇保衡傳保衡以刑部尙書行戶部於關中入爲太常卿

遷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俱在
大定二年今從本紀繫於三年

癸亥參知政事汪澈

罷尋落職台州居住以右諫議王大寶劾其督師荆襄

不能節制坐視方城之敗故也 張浚乞致仕且請通

好於金

致異宋史本紀張浚上疏請議和洪雅存據行狀謂浚生平不附和議疑本紀或誤按齊東野語云浚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措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亦謂公乞遣使議和是實有此請矣

帝不許初宿師之還士大夫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

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

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

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

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

陰馬軍壽春大飾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丁卯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兼侍讀戊辰召虞允文以兵部侍郎周葵參知政事癸酉下詔罪己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疏言臣天資

愚憇獨抱孤忠管在草茅聞京師陷沒未嘗不痛心疾
首與敵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及聞秦檜用事辱國議和
嘗思食其肉以快天下神人之憤臣素不識張浚聞其
誓不與敵俱生心竇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
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
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議起臣謂今
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讎爲二百年境土爲中
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亦當內修俟時而
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衄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
紛浚旣待罪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鼠殪因言臣

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帝曰無之又言聞
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帝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十朋力
辭出知饒州 戊寅參知政事辛次膺罷次膺以疾所
免且言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
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遂以
資政學士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曰臣與思退理
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
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政恐有誤國家耳 己卯貶
李顯忠筠州安置尋再責徙潭州 金太師尚書令張
浩久以疾告金主許其入朝毋拜設坐殿陛之東遇有

吞謀然後進退省中大事就第裁決浩求退益力乃除
判東京留守病不能赴甲申聽其致仕 戊子以蕭琦
爲檢校少保河北招撫使 金主聞宿州之捷詔赫舍
哩志寧曰卿雖年少前征契丹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
朕甚嘉之以御服金線袍玉兔鶻寶鐵佩刀使伊喇道
舊倫移刺道今改就軍中賜之有功將士遷賞有差 秋七月
庚寅朔以虞允文爲湖北京西制置使 癸巳以湯思
退爲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 丙申罷江淮宣
撫使使宣行事太白晝見經天 攷異金史世宗紀太白晝見在庚戌日且不言

經天今從宋史孝宗本紀

乙巳以旱蝗星變詔侍從臺諫兩省官

條上時政闕失胡銓上書數千言謂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其繇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初張浚復起爲都

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羣言洶洶已而湯思退議
罷督府力請講和大寶奏今國事莫大於恢復宰相以
符離軍潰名額不除意欲覈軍籍減月給臣恐不惟邊
鄙之憂而患起蕭牆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至是銓奏
入帝曰十朋力自引去朕畱之不能得大寶論思退太
早今爲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去 丁未詔徵李顯忠侵
欺官錢金銀免籍其家 庚戌金以太子太師宗憲爲
平章政事以孔總襲封衍聖公 戊午給還岳飛田宅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疏言若浚果
不可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古法也

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
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
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得自效疏八帝悟卽復
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丙子
以飛蝗風水爲災避殿減膳罷僧諸路職田之令 契
丹餘黨未附於金者尚眾北京臨潢泰州民不安金主
命參知政事完顏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守道善於招
致契丹內附民以寧息 戊寅金赫舍哩志寧復以書
貽三省密院索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
歸正人卽止兵不然當俟農隙進戰帝以付張浚浚言

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也時湯思退當國急於求和遂欲遣使持書報金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亦皆上言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 癸未復以龍大淵知閤門事會觀同知閤門事 乙酉金主如大房山 丙戌遣淮西幹辦公事盧仲賢齎書報金帥大略謂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仲賢陛辭

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邈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
多妄不可濶信不聽張拭八見帝引見德壽宮上皇問
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何如莫便議
和否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在廟堂願審
處而徐議之無貽後悔上皇曰說與卿父今日國家舉
事須量度民力國力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
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
軍待時而動可也 丁亥金主薦享於睿陵戊子還宮
九月丁酉金主以重九拜天於北郊 冬十月戊午
朔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及

歲幣可與名分歸人不可從 辛酉御殿復膳 甲子
金大享於太廟 丙子立賢妃夏氏爲皇后帝初納郭
直卿之女爲妃生鄧王愔慶王愷恭王惇邵王恪而薨
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奇之以資納于宮中爲吳太后
閣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爲后協旣
納女資匱歸客袁氏僧舍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閣門
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
媚后執中不爲動他日后親爲言執中以宋宏語對后
不能奪執中旣貴始從學伦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
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係全足矣人

以此益賢之 丁丑地震 辛巳升洪州爲隆興府

詔江淮軍馬調發應援從都督府取旨餘悉以聞 是月召朱熹至對於垂拱殿其一言陛下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其二言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末言古先聖王所以攘外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先務之急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 盧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

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
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
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十一月己丑仲賢還以書
奏帝大悔之 庚寅太白經天

致異宋史不書今據
金史世宗紀書之

庚子湯思退請以王之望充金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
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
雖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
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
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
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

言故奏遣之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
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
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
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盧仲賢
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 丙午張栻奏盧仲

賢辱國無狀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 陳康伯等

言金人求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
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
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
宗梓官爲言未之與也請召張浚咨訪仍命侍從臺諫

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
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
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
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
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
他志卒成前年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
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
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
復爲陛下用命哉 庚戌金百官請上尊號金主不許
詔中都平州及饑荒地并經契丹剽剽有質妻賣子者

官爲收贖 金尚書左丞翟永固乞致仕不許壬子罷
爲眞定尹尚書省奏永固自執政爲眞定尹其織蓋當
用何制度金主曰用執政制度遂著爲令 癸丑以胡
昉楊由義爲使金通問國信所審議官 金罷貢金線
段匹 甲寅金以尚書右丞赫舍哩良弼爲左丞吏部
尚書石琚參知政事琚固辭金主曰卿之才望無不可
者何以辭爲 十二月己未尚書左僕射平章事陳康
伯罷 乙丑張浚入見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
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待命境上令胡昉等先往
諭金帥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

使人罷和議 戊辰除朱熹爲武學博士時湯思退等
主和議近習曾覲龍大淵用事熹三劄所陳不除前所
上封事之議而語益剴切思退等皆不悅故除是職尋
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丁丑以湯思退爲尚書左僕射
張浚爲右僕射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
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 金主獵于近郊以所獲薦山
陵自是歲以爲常 辛巳金以蘇侁衡爲尚書右丞

除胡銓爲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時金將富察特默

舊作

蒲察徒穆

今改 大周仁蕭琦降竝爲節度使銓言受降自古

所難今金三大將內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

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
任以兵柄遷於湖廣以絕後患 永康陳亮上中興五
論力排和議不報 金太師尚書令張浩薨金主輟朝
一日諡文康先是近侍有請罷科舉者金主曰吾見太
師議之浩入見金主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
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左右曰豈可使我
爲始皇乎議遂寢 是歲兩浙大水旱蝗江東大水悉
謁其賦

隆興二年

金大定四年

春正月丁亥朔詔曰朕恭覽乾德元

年郊祀詔書有云務從省約無至勞煩仰見事天之誠

愛民之仁朕祇膺慈詔嗣守皇祚今歲冬日至當郊見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竝從省約 戊子金罷路府州元日及萬春節貢獻金主謂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於國何乃無嗣皆未知所對金主曰朕嘗聞宗翰在西京坑殺降者千人得非其報耶 癸巳帝謂侍臣曰近日士大夫奔競之風少息否宰相湯思退等曰方欲措置帝曰卿等畱意政事當立紀綱正法度不可困於文書 金羣臣再請上尊號金主不許 丙申命虞允文調兵討廣西諸盜 知潭州黃祖舜言江湖之間私鑄輕薄

沙錢請申嚴私鑄之刑戶部契勘私鑄毛錢及磨鎔翦
鑿并博易私錢行使各有立定條法下諸路提刑司行
下所部切嚴約束從之 丁酉金主如安州春水王寅
至安州大雪詔扈從人舍民家者人日支錢一百與其
主 丙午金布薩忠義復以書來 庚戌申嚴卿監郎
官更出迭入之制 辛亥金主獲頭鵝遣使薦山陵自
是歲以爲常 壬子賑歸正人 是月福建諸州地震
二月丁巳金免安州今年賦役凡扈從人嘗止其家
者亦復一年庚午還中都 丙子減文武官及百司吏
郊賜之半 庚辰金以北京粟價踊貴詔悉免今年課

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既而布薩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卽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三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江淮王之望等以幣還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眾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

是爲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
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
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
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
爲厓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
兵以脅和聲言刻日決戰及浚復視師淮北之來歸者
日不絕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欲令盡領降眾且以檄諭
契丹約爲應援金人患之吏部郎龔茂良言于浚曰本
朝禦敵景德之勝本于能斷靖康之禍在于致疑願仰
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浚澹然之 丁亥詔荆襄

川陝帥臣嚴邊備毋先事妄舉 盧仲賢除名械送郴

州編管 庚子金中都地震 壬寅詔知光州皇甫侗

毋招納歸正人 金百官三請上尊號不許 夏四月

丁巳金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罷爲東京留守請還所賜

甲第從之未幾致仕死於家 庚申召張浚還朝 戊

辰罷江淮都督府 甲戌金山宮女二十一人 丁丑

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浚罷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

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浚守泗不受趙廓之代

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

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

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
浚畱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
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
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癸未

言者論宰執徇欺之弊命書寘政事堂 五月丙申詔

吳璘毋招納歸正人 辛丑詔劉寶量度泗州輕重取

舍以聞 貶江西總管邵宏淵南安軍安置仍徵其盜

用庫錢 癸卯金以旱敕有司審冤獄禁宮中音樂放

毬場役夫 乙巳帝率羣臣詣德壽宮賀天申節始用

樂 壬子金討平幹罕餘黨富蘇合 舊作蒲連 六月

甲寅朔日有食之 辛酉以淫雨詔州縣理滯囚 庚

午金初定五嶽四瀆禮 戊辰太白晝見 壬申命虞

允文棄唐鄧允文不奉詔 庚辰金詔陝西元帥府議

入蜀利害以聞 丁丑賑江東兩淮被水貧民 秋七

月乙酉召虞允文還以戶部尚書韓仲通爲湖北京西

制置使 丁亥同知樞密院事洪适罷尋落職 壬辰

金故衛王襄妃及其子和尚以妖妄伏誅 庚子太白

經天 金以左丞赫舍哩良弼爲平章政事 詔內外

文武官年七十不請致仕者遇郊毋得蔭補 乙巳命

海泗二州撤戍 丁未雨雹 癸丑以江東浙西大水

詔廷臣言闕政急務 八月甲寅朔帝以災異避殿減

膳 戊午金以參知政事完顏守道爲尚書左丞大興

尹唐古安禮爲參知政事 壬申金主謂宰臣曰卿等

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

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己卯金主如大房山越

二日致祭於山陵 庚辰以資政殿大學士賀允中知

樞密院事 辛巳判福州魏國公張浚薨初浚既去朝

廷遂決和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

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

所逃於天地閒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

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
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
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
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
左葬我衡山下足矣數日而卒贈太保浚不主和議爲
時所重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琪等皆爲名臣
唯以吳玠故殺曲端與李綱趙鼎不協而又詆之頗爲
公論所少 壬午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
和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
發歸附人祀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

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
兵部侍郎胡銓上書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
諫議和之言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
和議則金之不可與和彰彰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
弔者十請爲陛下極言之眞宗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
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契丹講和旦殊不以爲然既而
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李沆之言可弔一也中原
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一與敵和
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可弔二也海泗今之藩籬咽喉
也彼得海泗且快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

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
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可弔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
秦檜建議遣大臣分往南京交割歸地一旦渝盟遂下
親征之詔金復請和其反覆變論如此檜猶不悟奉之
如初卒有前年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
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矣可弔
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且未乾盡變前
議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
之憂今必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敵不
肯但已必別起釁端可弔五也自檜當國八年間竭

民膏血以奉金人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卹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今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可弔六也今日養兵之外又有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覲私覲之外又有正旦生辰之使正旦生辰之外又有泛使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可弔七也側聞金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窮以死爭之今強敵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

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可
弔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
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
至與觀輿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可
弔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弔十也竊觀
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陛下毅然獨斷追回使者魏杞
康濟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
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
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
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

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與觀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太學正興國王質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爲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於康伯不遽黜逐而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如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在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

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所以爲戰祖述之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所以爲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所以爲守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亾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卽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可入陛下又蹇然有割鴻溝之意臣今爲陛下謀

會三者爲一天下惡有不定哉帝心以其言爲然而忘者共排之以爲年少好異遂罷去 九月癸未金主還都 內侍李珂奉贈節度使諡靖恭右正言龔茂良諫曰中興賢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諡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珂爲可惜甲申罷珂賜諡 乙酉金主謂宰臣曰形勢之家親識訴訟請屬道達官吏往往屈法徇情宜一切禁止 己丑金主謂宰臣曰北京懿州臨潢等路嘗經契丹寇掠平薊二州近復蝗旱百姓艱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鬻爲奴朕甚憫之可速遣使閱實其數出內庫物贖之 時江

浙水利久不修講勢家園田堙塞流水命諸州守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倫肅知宣州許尹知秀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稽竝乞開園田濬港瀆甲午詔湖州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情平江府委陳彌倫常州江陰軍委葉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 乙未金主如鷹房主者以鷹隼置內省堂上金主怒曰此宰相應事豈置鷹隼處耶痛責其人俾置他所 丁酉詔今後命官自盜枉法贓罪抵死除籍沒家財外依祖宗舊制決配 辛丑以王之望參知政事卽軍中拜之 以久雨出內庫白金四十萬兩和糴以賑貧民尋又詔發江西義倉米

二十萬石濟之 壬寅建康諸軍都統制兼淮西招撫
使王彥帥師濟江屯昭關 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
東路軍馬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爲同都督錢端
禮吳芾竝爲都督府參贊軍事罷宣諭司仍易國書以
付魏杞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羅王及弟高、景、和、思、懿、賢、范、湖、驛、地、之、後、移、葬、禮、節、墓、之、誥、書、於、此、

宋紀一百三十九

起閏逢君灘十月盡柔兆掩茂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隆興二年

金大定四年

冬十月癸亥朔金主獵於密雲丙寅

還都 丁卯知樞密院事賀允中罷爲資政殿大學士

致仕己巳以周葵兼權知樞密院事王之望兼同知樞

密院事

庚午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

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于申未間入對便殿庶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二十九

可坐論得盡所間期躋于治 庚辰調京西湖北運糧
所經州縣秋稅之半 湯思退僥倖和議速成邊備盡
弛金都元帥布薩忠義知其可乘也遂議渡淮始魏杞
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欲觀國書
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
如式又欲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約歲幣二十萬杞
以聞帝命盡如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
書忠義猶以未如所約辛巳與赫舍哩志寧分兵自清
河口以侵楚州時知州魏勝奉詔措置清河口金人乘
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勝覘知之帥兵拒于河

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
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不可至是寶遂棄城遁 十一
月乙酉金兵攻楚州魏勝率眾拒戰於淮陽自卯至申
勝負未決金圖克坦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
土阜爲陳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
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至淮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事聞
贈正任承宣使楚州遂破金人又破濠州王彥棄昭關
遁滁州亦破 戊子以金人侵境詔郊祀改用明年
湯思退罷都督召陳康伯 己丑金封皇子永功爲鄭
王 庚寅命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先是湯思退旣不

行乃陞存中爲都督軍馬及事急復以王之望爲督視
之望力辭乃陞存中爲都督 詔諭歸正官民云朕遣
使約和首尾三載北師好戰要執不回朕志在好生寧
甘屈已書幣土地一一曲從唯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
豪傑慕中國之仁義投戈來歸與夫東土人民喜我樂
土知其設意欲得甘心斷之於中決不復遣爾等當思
交兵釁隙職此之由視之如仇共圖掃蕩 辛卯湯思
退除職奉祠言者論其急于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
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拆水櫃不推軍功賞
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詔責居永州行至信州憂悸而

死自思退唱和議欲興大獄以勅異已者時參知政事周葵行相事聞諸生有欲相率伏闕者奏以黃榜禁之略云靖康軍興有不逞之徒鼓倡諸生伏闕上書幾至生變若蹈前轍爲首者重寘典憲餘人編配黃榜出物論譁然于是太學生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餘人上書諭湯思退王之望尹穡曰揚州退敵之後敵人不敢南下湯思退首唱和議之望尹穡附之極力擠排遂致張浚罷去邊備廢弛墮敵計中天下爲之寒心而思退輩方以爲得計今敵人長驅直至淮甸皆思退等三人懷姦誤國此三人之罪皆可斬也願陛下先正三賊之

罪以明示天下仍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
銓爲腹心召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王十朋陳
良翰黃中龔茂良劉夙張栻查籥協謀同心以濟大計
帝大怒欲加重罪晁公武及右正言龔茂良同入對帝
怒稍霽之望亦爲之掇解乃止先是侍御史尹穡請置
獄取不冒撤備及棄地者核其罪庶和議決成所指凡
二十餘人由是擢穡爲左諫議大夫而公武亦自殿中
侍御史遷侍御史洪适時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丙申遣國信所通事王抃使金軍併割商秦地歸被俘
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爲叔姪之國滅

銀絹五萬易歲貢爲歲幣而已金人皆聽許 丁酉詔
擇日視師 戊戌以陳康伯爲左僕射兼樞密使 辛
丑錢端禮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旋命兼權參知政事
金尚書省火 壬寅以顯謨閣學士虞允文同簽書
樞密院事 詔館閣儲材之地依祖宗舊法夏不立額
甲辰步軍司統制崔泉敗金人于六合 權尚書工
部侍郎何備進對因及用人事帝曰近日士大夫議論
好惡多不公心卿所謂其言若善雖仇怨在所當用如
其不善雖親故不可曲從此論是也 己酉劉寶落節
鉞爲武泰軍承宣使王彥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庚戌詔方今多事理宜博謀侍從兩省官每日一到都
堂遇合關臺諫者亦許會議 陳康伯力疾詣闕閏月
甲寅入見詔康伯間一月一朝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
大事不署 丙辰參知政事周葵罷 壬戌兵部侍郎
胡銓右諫議大夫尹穡竝罷銓穡受詔分往淮東西措
置海道時金兵號八十萬濠淶皆破唯高郵守陳敏拒
敵射陽湖而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
奏之曰臣受詔命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
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掎角會
天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乃

退銓稽皆擊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與祠 乙亥參知
政事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
敢渡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
金爲得計至是帝以金人且退詔督府擇利擊之時之
望視師江上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
旣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罷 丙子以王
抃爲奉使大金通問國信所參議官持陳康伯報書以
行丁丑金遣張恭愈來迓使者 十二月戊子魏杞始
自鎮江渡淮 辛卯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
樞密院事禮部尚書王剛中簽書樞密院事 丙申制

曰此遣王抃遠抵潁濱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人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裁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雜犯死罪情輕者減一等餘竝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此之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殊失國體一遣洪适等賀金主生辰以後遂以爲常 已酉朝獻景靈宮庚戌朝饗太廟 是歲金大有年斷死罪十有七人 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辛亥朔車駕詣園壇行禮大

赦改元 乙卯金主命於秦州臨潢接境設邊堡七十

駐兵萬三千 丁巳淮西安撫使韓璉勒停賀州編管

以部將孔福頓遇棄城逃避故也福伏誅遇刺配吉陽

軍牢城

攷異韓璉編管賀州聖政草
倫乙亥今從宋史作丁巳

己未通問使魏

杞等賫國書至金書式爲姪宋皇帝眷謹再拜致書於

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歲幣二十萬金人復書叔

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姪宋皇帝不

用尊號不稱闕下自是爲定式 辛酉召楊存中還

丁卯起居舍人王稽中言臣每念國朝罕有世家惟將

家子能世其家有曹彬之子瑋种世衡之子諤諤之子

師道皆世爲良將近日將臣子弟皆以武弁爲恥帝曰
此言甚合朕意稽中曰今國家閒暇正當選將萬一用
武倉卒不可得之帝曰卿言甚當稽中請於大將之家
選武勇能世其家者尊顯之萬一用武不至無將若其
無虞不妨陰壯國勢帝曰此論深得今日之切務稽中
又言陛下畱意北人然北人皆負陛下如賀允中老不
知邊遭陛下簡罷王之望謀國前後反覆異詞尹穡姦
邪與湯思退陰結死黨使季南壽往來傳遞言語士大
夫目之爲肉脩脾其爲欺君誤國弛去邊備鈎致敵人
渡淮幾危社稷帝曰如尹穡尤可罪朕初以腹心待之

乃姦邪至于如此稽中又曰如王遠雖未甚有施設然多與尹穡屏人切切細語士大夫皆謂之邪姦賴陛下先知其姦乃併逐之士大夫尤服聖聰以王抃使金有勞加五官抃由是見知於帝後與曾覿甘昇相結時論惡之庚午詔曰館職所以招延天下之英俊以待顯擢苟不親吏事知民情則將來何以備公卿之任今後更迭補外歷試而出以稱朕樂育真才之意辛未立兩淮守令勸民種桑賞格金以和議成詔中外復命有司旱蝗水溢之處與免租賦壬申詔兩浙振流民以紹興流民多死罷守臣徐嘉及兩縣令癸酉調

沿邊殘破州軍賦一年。金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萬人畱戍餘竝放還以宋國歲幣賞諸軍。甲戌貶劉寶瓊州安置。乙亥罷兩淮招撫司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召提舉太平興國宮陳俊卿入對帝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且論人材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少有過差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帝善其言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二月庚辰朔朝德壽宮從太上皇太上皇后如四聖觀帝親扶上皇上馬都人驩呼以爲所未嘗見。癸巳移濠州戍兵於藕塘。庚子以楊存中爲寧遠昭慶軍節度使。壬寅金罷納粟補官令。

甲辰以久雨避殿減膳謁兩淮災傷州縣身丁錢絹決
繫囚 命鎮江建康鄂州荆南都統竝兼提舉措置屯
田兩淮湖廣總領淮南北京西帥漕兼提舉措置屯
田守臣兼管內屯田事 丁未尚書左僕射陳康伯薨
紹興末有與子之意康伯密贊大議及行內禪禮以康
伯奉冊帝卽位禮遇優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嘗謂輔臣
曰陳康伯有氣量朕扈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
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至殿廡而疾伦輿至第薨贈太
師諡文恭御書旌忠顯德之碑表其墓 三月庚申以
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癸亥同知

樞密院事黃祖舜卒諡莊定 壬申金羣臣上尊號曰
應天興祚仁德聖孝皇帝 乙亥太白經天 詔舉制
科 是春湖南盜起入廣東焚掠州縣官軍討平之
夏四月丙申詔廬州兵馬都監郭璘特令再任以金人
渡淮保守焦湖舟船無虞也 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
等入見 癸卯金西京畱守壽王京以謀反安置嵐州
京妻公壽嘗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畱守官
至太師齋封王京問此上更無有否邦榮曰止于此京
曰然則所官何爲邦榮察其意詐爲圖讖作詩以獻于
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再使卜之邦榮詭稱得

卦有吉兆京復使邦榮推金主當生年月家人孫霄格
妄佞謠語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公壽具知其事至
是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等往鞠之京等皆款
伏金主曰海陵無道使充英在朕亦保全之況京等哉
于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
婢百口自隨官給土田詔諭京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
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爲親戚汝
亦自知之何爲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思盡法汝若尙
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 乙巳金都元
帥完顏思敬罷 吳璘來朝尋進封新安郡王判興元

府 五月己酉朔帝諭輔臣曰今邊事少寧卿等當爲
朕畱意人材錢端禮言人主之職惟當辨君子小人若
朝廷所任純朴厚重之士則浮僞自革實效可成帝曰
固知如此君臣之間須相警戒 庚戌中書舍人洪适
進對帝曰卿所繳秦墳差遣甚當向後有合繳事不須
劄子但批敕以進又曰如有出自朕意事不可行者卿
但繳進初秦墳陳乞宮觀适繳奏秦檜藏姦稔惡金珠
充牣其家墳乃其不肖之孫華屋後藏輒稱累重仰祿
公然欺世玩侮朝廷故也 辛亥帝諭錢端禮等曰早
朝與卿等每不從容今後晚間少暇時當召卿等款曲

論治道端禮等既選又遣中使傳旨每遇晚召于東華門入請選德殿奏事 甲寅臣僚言唐任劉晏二十載今之戶部始用也未必擇之精既用也未必任之久多不一歲少或半歲已徙職而去矣孰能爲國家周虛實究源流而圖善後之計哉望陛下略依唐故事博選中外之臣其材之可用者而試以財計之任又觀其稍有所成而付之版曹之職苟稱其職雖數遷而至乎二府職固不徙也勿奪其權使之得以號令州縣而趣督倚辦焉勿拘其制使之得以權衡低昂而通融流轉焉夫然後國之有無軍之裕乏民之利害皆得而責之彼亦

將朝思夕計畢精竭慮自任而不解矣從之 金元帥
布薩忠義朝京師金主勞之曰宋國請和偃兵息民卿
之力也丁巳以忠義爲左丞相赫舍哩志寧爲平章政
事 辛酉中書舍人洪适進仁宗久任許元故事帝曰
洪适所進故事切當今日之弊今後非因昏懦不職不
得遽有遷易其與利除害續用修舉竝依故事旌擢顧
用 乙丑金以平章政事宗憲爲右丞相 壬申詔法
令禁姦理宜畫一比年以來恂緣出入引例爲弊殊失
刑政之中應今後犯罪者有司竝據情款直引條法定
斷更不奏裁內刑名有疑令刑部大理寺看詳指定問

奏永爲常法仍行下諸路遵守施行其刑部大理寺見引用例冊令封鎖架閣更不引用 癸酉金罷山東路都統府以其軍各隸總管府 丙子遣李若川使金賀上尊號 是月宗正丞林邵言祖宗玉牒昨緣南渡散失不存前後修纂爲太祖一朝事迹已經安奉太宗玉牒雖已成書尚未進入太上今上玉牒自今見修自眞宗至欽宗凡七世竝未下筆緣近來體例每修一朝玉牒必取旨開局方始修纂十年方許一進則是列聖之書雖百年而未備臣今自修真宗玉牒十年計四十卷望令玉牒館安奉從之 郴州盜李金復佗亂詔以劉

琪爲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抵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卽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琪知其暑行疲息發夫數程外迎之又代其負任至則犒賞過望車士感奮琪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黨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執金以降六月癸未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卒諡恭簡剛中在成都日以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因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蜀人久而思之 丙戌以翰林學士洪适簽書樞密院事帝謂

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壬辰淮南運判姚岳奏蝗自淮北飛度皆抱草木自死仍封死蝗以進帝曰岳故以爲嘉祥夏欲錄付史館可降一官放罷爲中外佞邪之戒 甲辰罷湖北京西制置司 丙午臣僚言科舉之制州郡解額狹而舉子多漕司解其數頗寬取應者往往捨鄉貫而圖漕牒至于冒親歲詐注籍而不之恤且牒試之法川廣之士用此可也福建密邇王都亦復漕試見任官用此可也而待闕得替官一年內一許牒試本宗有服親用此可也而中表總麻之親亦許牒試或宛轉請求

或通問屬托至有待闕得替官一人而牒十餘名者請
申嚴詐冒之禁其見行條法付有司重詳損益立爲中
制從之又言國家三歲科舉集草茅之士親策于庭其
間豈無一事之可行然有司攷試多以文采爲上攷在
前列者始經御覽其間有言及諸郡軍民利害實迹偶
文辭不稱置之下列往往墜于上聞誠爲可惜請自今
有論及州郡軍民利害事實令初攷遺攷詳定所各節
錄緊要處俟唱名日各類取以聞從之 是日金中都
地震 秋七月戊申朔金中都地復震 金罷陝西都
統府徙陝西元帥府于河中 庚戌知池州魯營申稱

本州管下竹生穗實如米飢民采食之仍圖竹實之狀
緘裹其物以獻臣僚諭歉歲飢民食其不當食之物誠
出于饑餓迫切而已今池之民采竹實而食其亦迫切
甚矣營任在牧民顧以爲美事不謂之姦諛不可也較
其罪與姚岳同科望予罷斥詔從之 辛亥王大寶言

理財宜務本抑末農者天下之本也而過買逐末競利
日繁宜抑之以助農如前日免行之令偶因曹泳建言
廢罷請講明損益以復前制帝曰曹泳所行唯免行一
事至今人以爲是民不可擾難以施行 臣僚言守臣
之弊重內輕外宜更出迭入若未歷州縣不得居清要

未任監司不得居郎曹外有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之外任庶幾官宿其業人效其職無因循苟簡之意矣詔令中書省置籍 癸丑晚御選德殿御坐後有金漆大屏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爲兩行以黃簽標居官者職位姓名常指示洪适等曰朕新佗此屏甚便卿等于都堂亦可依此 乙丑臨安府奏結斷鋪翠銷金事帝曰間外間翠羽甚多若申嚴指揮未必禁得治一足以警眾錢端禮曰今宮禁旣不用自然外間可革是月詔諸路監司帥臣將見任老疾守臣隄一月公共銓量聞奏知縣守臣體訪申取朝廷指揮如監司守臣

互爲容隱御史臺覺察以聞 鑄當二錢 八月己卯

帝曰永豐圩見隸建康行宮藏收米三萬餘石其撥付

建康軍中以助軍食 金殺前宿州防御史烏陵呵喇

薩

舊倫烏林答刺撒今改

謂其與李顯忠交通也

錢端禮等奏

前日面得指揮減省權攝使臣及額外人吏有承旨司

謝褒再三須要存留王興祖等四人蓋有謝梓是其子

帝曰吏何得如此可重倫行遣乃詔謝褒送處州編管

乙酉立鄧王愔爲皇太子大赦 丁亥參知政事虞

允文罷金使完顏仲來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

廷有異議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金帶事連允文爲御

史所論奉祠而歸。已丑以洪适爲參知政事竝權知樞密院事吏部侍郎葉容簽書樞密院事竝權參知政事。庚寅詔應今後文武知州軍諸路釐務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見辭竝令上殿批入料錢文歷如托避免對竝不得差除赴任委臺諫監司常切按察以違制論。癸巳臣僚言去歲江西湖口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銀均敷此一弊也州縣各以水腳耗折爲名收耗米什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斛腳百方乞覓量米則有使用請錢則有糜費此三弊也以關會償價許之還以輸官然所在往往折價至輸官則不肯受此

四弊也詔遂路委漕臣竝提舉往來巡按務盡和糴之意以革四弊 參知政事錢端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之甚亟鄧王愔夫人端禮女也待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端禮遣人密告陳俊卿言已卽相當引其政俊卿叱之會進讀寶訓因言本朝家法戚屬不預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府至是王立爲太子端禮不得已乃引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 乙巳洪适等言近來士風奔競爭圖換易舊制已有差遣人不許入

國門新授差遣人限半月出門今請令宰執不許接見
已有差遣之人帝曰如此則失之隘但在卿等力行

洪适奏浙東鹽司久闕官請用宋藻帝曰卿等曾諭宋
藻支還亭戶錢否聞鹽司所至又要掊斂錢物送胥吏
至有六七百千首須丁寧鈴束 九月戊申金主秋獵

時有獻書者洪适等言係編類之書舉子所用欲與
免一解葉容言獻言者大率圖僥倖帝曰亦無如之何
若不采納便塞獻言之路 癸酉洪适等言近有湖南
漕臣任詔均州守臣戴之邵皆自請討賊臣等不識之
邵陛下尚省記其人否帝曰其人亦誕妄今不須畱在

極過可召赴行在別與差遣 甲戌金主還都 冬十月丁卯朔金地震 甲申臣僚言私鹽之不可禁者其弊三亭戶煎鹽入官官不以時給直往往寄居爲之干請而後予之至有分其大半者一也煎煉之初必須假貸于人而監司類多乘時放債以要其倍償之息及就場給直往往先已剋除其半而錢入于亭戶之手者無幾二也鹽司及諸場人吏類多積私鹽以規厚利亭戶非不畏法以有猾胥爲之表裏互相蒙庇三也請申嚴禁戢從之 戊子劉蘊古伏誅蘊古之始降也辨舌泉涌廷臣多奇之吳山有伍員祠蘊古妄謂祈禱有驗新

易扁額刻其官位姓名於宥市人莫測其意有右武大夫魏仲昌獨曰者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富貴而已蘊古則真細伦也夫牒來不止一人榜其名欲使後至者知其已至耳至是遣僕北歸有告者搜其書皆刺朝廷陰事也乃誅之

攷異宋史伦歸正人右通直郎劉蘊古坐以軍法式送北境伏

誅據程史則蘊古所刺皆陰事也今從程史書之

乙未金主冬獵旋還都

丁酉金遣王術等來賀會慶節以後每歲如之 乙巳

淮北紅巾賊踰淮劫掠立賞格討捕之已而知楚州胡則遣巡尉擊殺其首盧榮 十一月丙午朔金主謂宰臣曰朕在位日淺未能徧識臣下賢否今六品以下殊

乏人材卿等何以副朕求賢之意 已未詔後省抽上
書可采者撮其樞要斷章取義立爲篇目繕寫進呈以
牙牌一面鐫吏戶禮兵刑工賦吏字疏事目于下方帝
曰朕已令製造數副記朝廷事省部亦當依此以備遺
忘 癸亥金立諸路通檢地土等第稅法 金主之初
立也事多權制至是詔有司刪定謂宰臣曰凡已奏之
事朕嘗再閱卿等毋懷疑懼朕於大臣豈有不相信者
但軍國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布薩忠義對曰臣等
豈敢竊意陛下但智力不及耳陛下畱神萬幾天下之
福也 辛未遣龍大淵撫諭兩淮措置屯田督捕盜賊

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爲樞密使 庚寅以葉容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近習梁俊彥請稅江淮沙田蘆場可助軍餉帝以問容容對曰蘆場臣未之詳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其田未可以爲常也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竝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帝大悟卽罷之容退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恐免冠謝始釋之 起居郎權中書舍人蔣芾奏曰中書政本之地舍人之職不特

掌行詞命而已故事亦許繳駁臣雖暫時兼攝亦不敢以承乏而怠于職事倘政令之有過舉除授之有失常不免時犯天聽尚賴陛下容納帝曰正欲卿如此不特政事與除授之間雖人主有過失亦可論奏是歲遣方滋等賀金主正旦金亦遣烏庫哩忠禰來賀正旦以後歲如之

乾道二年

金大定六年

春正月丙辰宰執進呈陞差人數帝

曰須立定年限方可杜其私意辛酉省六合戍兵以所墾田給還復業之民壬戌建康都統劉源繳納到逃亡事故橫行拱衛大夫至副尉軍兵將校都虞候等

付身二萬有餘帝以問宰執洪适等言果有此數見今
委都司毀抹帝曰此事甚不可得于是詔武略大夫忠
州團練使劉源特轉武顯大夫高州防禦使 甲子汪
應辰請優恆利州路運糧百姓漕臣亦具奏請運糧二
石人支錢引三道計合降度牒八十餘道帝曰中間亦
曾免一處洪适等言成和等四州已嘗免夏秋二稅一
年京西路諸州亦免二稅一半帝曰利路運糧每石與
二千可細計度牒支降 庚午金敕有司宮中張設毋
以塗金爲飾 二月丙子詔侍從臺諫兩省官舉監司
郡守可依薦舉舊法如犯入已贓當同罪餘皆略之庶

多薦引以副任使 丁丑罷盱眙屯田賑兩浙江東饑
庚辰臨安府勘到殿前司軍兵盜取錢物洪适等言
訓練隊將專管一隊不爲無罪帝曰統制官如何無罪
須各與降一官适等言統制乃王公述兼帶御器械陛
下行罰雖親近不免天下安得不畏服耶 丁亥金左
丞相沂國公布薩忠義薨金主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
命參知政事唐古安禮護其喪事葬祭俱從優厚官給
諡武壯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
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爲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由外戚
兼任將相能以功名終 壬辰戶部措置每月官兵俸

料減支見錢分數月中可省二十萬緡帝曰不若且依舊例事稍動眾不可輕改 三月甲辰吏部申安穆皇后堂姪女夫沈燾補官方十二歲年未及格又趙氏乞收故夫郭成恩澤與康汝濟等嶽廟差遣帝曰補官事三年無甚利害可待年及恩例既不合換嶽廟只可依條洪适等言陛下以至公存心雖懿親不爲少回況臣等豈得用私意邪 乙巳禁京西利州路科役係勝義士 壬子詔曰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與邪而不乖者罹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

必當罪用迪于刑之中 甲寅金主如西京 丁巳洪
适等言殿前司陞差將副但以年隄殊不較量能否合
亦呈試事藝行曰拘以年隄自是國家法令今後遇有
陞差卿等可問黜三二人就堂下審驗與之語言能否
自可見矣 戊午殿中侍御史王伯庠請裁定奏薦詔
三省臺諫集議又詔縣令非兩任毋除監察御史非任
守臣毋除郎官著爲令 甲子給事中魏杞等劄言皇
太子已講授孟子徹章帝曰可講尚書治國之道莫先
于此君臣更相警戒無非日所行事朕每無事必看數
篇 丁卯賜禮部進士蕭國梁以下四百九十有三人

及第出身榜首本趙汝愚以故事降居第二 庚午金
主朝謁太祖廟 辛未尚書右僕射平章事洪适罷适
以文學受知自中書舍人半載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
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适引咎乞罷從之 李信父上
書略謂守令不得人且舉其所見閩之一方者言之如
蠶未成絲已催夏稅禾未登場已催冬苗陛下固申加
禁止矣近蓋有今年而追來年之租謂之預借者荒郡
僻邑有先二年而使之輸者如編戶差役官吏全不究
實陛下固申警有司矣今則受財鬻法以合差役者隱
焉其不應役之家則自甲至癸以次相及使致賄求免

如節次減免租負何嘗不巧佗追呼也如糴稻不得收
稅而今之收稅者自若也如過犯不得入役今之入役
者自若也常賦之外泛科名色容或循習訟牒不問大
小輕重或罰使輸金或抑使買鹽頃歲小不登鄉曲小
民十百爲羣持仗剽奪借艱食之名以逞其私憾倒廩
傾困所在皆有官不能禁也帝曰李信父書詞理甚可
取汪澈等言守令得人卽無此弊于是詔戶刑部檢見
行條法申嚴約束如有違戾監司按劾聞奏 癸酉以
給事中權吏部尚書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 丁丑罷和籜 夏四月甲戌朔宰執言劉琪等搆

置李金事畢宜推賞帝曰近時儒者多高談無實用珙能爲朝廷了事誠可賞也 金禁月朝屠宰 丁丑帝

諭執政卿等當謹法令無創例以害法如胥輩兼局之類切不可放行 戊寅詔淫雨爲沴害及禾麥可令侍

從臺諫講究所宜以問其臨安府并諸路郡縣見禁刑獄立隄結絕委官分詣檢察旋命減繫囚罪 庚辰詔

兩浙漕臣王炎開平江湖秀圍田以墜水害民田故也

甲申太白晝見

改黑金史
倫辛丑

乙丑臣僚言訪問昨御

營司招收弓手所管三千三百人見在殿司以殿司而有弓手之名色目不類又聞王琪招一千四百人專充

養馬并輜重都頭大率游手不妨在外營趁又聞馬司
逐月勘支效用軍兵一萬六千三百餘人與密院兵籍
房數目不同請付密院審實銷落虛數所有弓手并養
馬軍兵竝行揀閱將強壯堪披帶之人收附以充戰士
廵羸老弱竝行揀汰詔委都承檢詳揀閱于是檢詳晁
公武取會殿前馬步三司在外諸統帥之兵各開具置
籍聞奏帝曰朕令殿帥王琪措置三軍有掌記將各人
武藝注于下甚易見也 乙未樞密使汪澈罷澈在政
府好汲引人才其自奉清約貴賤弗渝 丁酉莫濛程
迺司馬倬等奏知荆南府李道所爲乖謬政出胥吏妄

用經費專意營私盜賊羣起不卽擒捕帝曰李道輒恃
威里敢爾妄佗可與放罷葉容對曰陛下行法不問戚
里天下聞之孰不畏服耶 巳亥臣僚言祖宗畱意考
課之法王安石始罷之望遵太宗故事應監司郡守朝
辭日別給御前印紙歷子至于與某利除某害各爲條
目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任滿精覈詔經筵官參
祖宗法與見行條制務要適中可以久行 五月甲辰
葉容等薦俞翊爲饒州守言其佗邑有聲但資格尚淺
帝曰遷材治劇不須較資格也 戊申資政殿大學士
提舉萬壽觀并侍讀致仕張燾在燾外和內剛帥蜀有

惠政民祠之不忘諡忠定 金主如華嚴寺觀故遼主

諸銅像詔主僧謹視之 己酉罷權俗職田 庚戌參

知政事葉容罷以魏杞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林安宅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中書舍人蔣芾簽書樞

密院事 壬子金詔雲中大同縣及警巡院給復一年

癸丑太白經天罷修建康行宮 丁巳帝諭宰執曰

近臣僚多言大臣不任事卿等更宜勉力如朕有不至

處或事不可行但來執奏 庚申命未任守臣者不得

除郎官魏杞奏監司人應否除授帝曰監司察州縣者

也事同一體 丙寅詔今後看詳四方投獻書劄文字

擬等第以上 丁卯詔諸路監司守臣預講荒政如水

旱無備必寘于罰備預有方當議推賞 六月甲戌罷

兩浙路提舉市舶司 戊寅詔制科權罷注疏出題守

臣監司亦許解送 庚辰封皇孫挺爲榮國公 辛巳

太白經天 攷異宋史不書今從金史 壬午林安宅蔣芾言臣等備

員宥地所職在于兵將如二三大將陞下所濶知偏裨

間有才者亦多但臣等素不相識無以知其才否欲自

此與之相見帝曰卿等當于陞差時審察之 丙戌廢

永豐圩 庚子金主獵于銀山 知秀州孫大雅代還

言州有柘湖澱山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於江東

南可達於海旁海農家佗垠以卻鹹潮雖利及一方面
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又害及旁海之田若於諸
港浦置廂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力稍
大欲率大姓出錢丁戶出力於農隙修治之于是以兩
浙轉運副使姜詵與守臣視之詵尋與秀州常州平江
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亭縣張涇廂并澱山湖
俟今年十一月興修常州江陰軍蔡涇港及申港明年
春興修利港俟休役一年興修平江府姑緩之 秋七
月巳酉調泉州左翼軍屯許浦鎮 甲寅以鎮江都統
制戚方爲武當節度使 八月癸酉武鋒軍隸步軍司

庚辰金主獵於望雲之南山 丙戌林安宅罷初安宅爲御史請兩淮行鐵錢葉容力言不可安宅忿然既入樞府乃劾容子受宣州富人錢百萬御史王伯庠亦論之容乞辨明及容罷參樞帝下其事于臨安府尹王炎親鞫置對無跡帝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竝免官仍貶安宅筠州安置召容赴闕帝勞之曰卿之清德自今愈光矣 戊子以魏杞兼同知樞密院事蔣芾權參知政事 甲午詔諸軍將士與金人戰禦立功之人其功效顯著者無以示別今將顯著戰功十三處立定格目張俊明州韓世忠大儀鎮吳玠殺金坪和尚原劉錡順

昌五處依紹興十年指揮李寶密州膠西唐島劉錡揚

州阜角林王琪張振等建康采石渡邵宏淵真州胥浦

橋吳琪李道充化軍茨湖張子蓋解圍泗州趙搏蔡州

王宣確山八處依紹興三十二年指揮致異玉海載會

職功復載李璽中興十三處戰功錄則職功與人名互

有同異璽所錄者一曰張俊明州二曰吳玠和尚原三

曰劉錡順昌七曰張子蓋解圍海州八曰李世忠大儀六

曰邵宏淵胥浦橋十曰虞允文采石十一曰李道充化

茨湖十二曰劉錡阜角林十三曰王宣汲靖確山列於

銓法以比漢時令甲較諸會要有饒風嶺而無蔡州也

今以會要爲據仍附見璽所錄於此王應麟謂藕塘之

捷亦未及與知常口指揮固多不審矣

璘復判興州 丙申升宣州爲寧國府 九月辛丑朔

金主還都 甲辰上元知縣李允升坐贓決配惠州建
康守臣王佐坐縱容出境追兩官勒停建昌軍居住鄂
州汪澈以濫舉降兩官提刑袁孚以失按降一官 辛
亥賑溫州水災 金澤州刺史劉德裕等以盜用官錢
伏誅 癸丑金右丞相宗憲薨年五十九金主悼愴久
之賻賜甚厚 司農少卿莫濟言於帝曰爲治在於任
人任人在於責實任人而不能久則賢而能者無以見
其長惡而不肖者得以逃其罪雖有責實之政將安所
施今輔相大臣或數月而已罷寺監丞簿郎曹卿監不
踰歲而輒遷恐進退人材似乎稍驟也帝稱善 辛酉

追封皇子恪爲邵王謚悼肅 己巳魏杞等上神宗哲
宗徽宗三朝帝紀上皇聖政 祕書少監汪大猷請諸
帥不拘部曲各精擇三兩人必實言其或智或勇或知
其有某材可用或舉其任某事可取悉以名聞分命文
武禁近之臣更迭接見與之談論兵家之務然後賜對
便殿略其言語儀矩之失取其材力謀略審其可用試
之以事立功則舉者同賞敗事則罰亦如之詔從之
是月太白屢晝見 冬十月乙亥以陳俊卿爲吏部尚
書俊卿言臣典選事但當謹守三尺檢梃吏姦至于愚
暗見或未到亦望聖慈宣諭時時訓敕君臣之分雖嚴

而上下之情不可不通帝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宜盡言俊卿曰古惟唐太宗能導人使諫所以致貞觀之治帝曰每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樂人言未嘗不鄙之時帝未能屏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旋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穆敬及司馬相如之言爲誠帝喜曰備見忠諫朕決意用卿矣 甲申金朝享太廟詔免雄莫等州租 知溫州劉孝應言本州大水之後乞修築塘堤事帝因言朕近覽神宗實錄是時災異甚多何也魏杞對曰天出災異謹告人君正如父訓飭爲人子者不必問自己已有過無過但常恐懼修省

而已帝曰卿之言甚善若不恐懼修省自取滅亡之道也 已丑臣僚言役法科擾有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隄之罰有將迎擔擊之差有催科換代之責有應付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勞凡此之類皆法之所深懼若蒙朝廷約束無復如前科擾天下幸甚詔令監司觀察 壬辰太白經天 丁酉金主如安肅州冬獵 十一月丙午金主還都 太師致仕和義郡王楊存中卒

攷異聖政草存中歿於乾道元年今從宋史作二年存中祖宗閔父震及母張皆死難存中既顯請於朝宗閔諡忠介震諡忠毅賜廟曰顯忠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關數于

里卒奉以歸存中又以家祭器爲請許祭五世御軍寬而有紀須髯如戟而善逢迎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帝以爲上皇舊臣尤禮異之常呼郡王而不名追封和王諡武恭

政異省齋文集日記存中多須而善逢迎號曰髯開宋史本傳又稱其宿衛寡過今酌書

之 癸丑金主謂宰臣曰朝官當慎選其人庶可激勵其餘者若不當則生覬覦之心卿等知其優劣當舉實才用之 丁巳殿中侍御史單時言伏覩制旨監司于所部保明郡守郡守于所屬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令中書門下省籍記取旨甄擢然人之才術各有分量更之治迹未易稽考願訓敕監司郡守列其所舉之人

治狀之目詳著于薦書然後大明賞罰舉得其實則受
上賞舉失其實則寘重憲庶幾選舉之法復矣從之
庚申太白經天 甲子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
教場 丁卯金參知政事石琚以母憂罷 戊辰築鄆
州城 是月詔汰冗兵從步軍帥陳啟言也 起居舍
人洪邁言臣幸得以文字薄伎待罪屬車間每侍清閒
之燕獲聞玉音凡所聽諭莫非中的微言善道可爲世
法退而執筆欲行編次而考諸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
始加修纂雖有日歷時政記亦莫得書使洋洋聖謨無
所傳信伏覩今月五日給事中王曠進講春秋莒人伐

杞言周室中微諸侯以強凌弱擅相攻討殊失先王征伐之意上曰春秋無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寶訓論文章之弊上又曰文章以理爲主陳巖叟等奏刑部事上曰寬則容姦急則人無所措手足此數端皆承學之臣日夜揆討累數百語所不能盡而陛下蔽以一言至明至當然記言動之臣弗能宣究恐非所以命侍立本意望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仍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庶幾百世之下咸仰聖學以迹聰明文思之懿從之 十二月甲戌金詔有司每月朔望及上七日毋奏刑名 巳卯以資政學士葉容知

樞密院事

辛巳詔免進欽宗日歷送國史院修纂實

錄

甲申以葉容爲尚書左僕射魏杞爲右僕射竝平

章事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容首薦汪應辰王十朋林允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
諫帝嘉納之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貪
唯去太甚帝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
有管蔡在用不用容曰誠如聖諭但今日在朝雖未見
共驩然亦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帝問爲誰以龍大
淵對時大淵與曾覿怙恩竊柄俊卿奉命與大淵同館
伴北使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等納謁亦不接

庚寅

左司諫陳良祐言今言利者多要生財乃所以病民國
用愈見不足願取見一歲賦入之數其取于民者已過
則從而蠲免之以寬民力取見所養官吏與兵之數其
可省者從而省之常令財用十分以七分養兵與官吏
三分以備非常如此則上下兼足帝曰朕常有志放免
和買及折帛等錢以寬民力但于今未暇良祐曰舊來
本無此錢皆是軍興時科取講和之後依舊不除今取
于民者竭矣若制節國用令出入有度稍有蓄儲即可
行陛下之志矣帝曰因卿之言當定經制辛卯詔曰朕
惟理國之要裕財爲重夫百姓旣足君孰與不足量入

爲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可同
知國川事庶幾上下同德永底阜康 丙申以江東兵
馬鈐轄王忭爲帶御器械 金以平章政事赫舍哩良
弼爲尚書右丞相赫舍哩志寧爲樞密使 丁酉起居
舍人洪邁言天下萬務出命于中書審于門下行于尚
書所以敬重政令期于至當而已初無文武二柄東西
二府之別也今三省所行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畫黃
宰執書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
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
得旨卽畫黃過門下而中書不預則封繳之職微有所

偏況今日宰相樞臣兩下兼領因而釐正不爲有嫌請
詔樞密院自今以往凡已被旨文書門下依三省式畫
黃書讀以示欽重出命之意詔從之然樞院機速事則
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時不能改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